

沙甚，多該地農民羣起反抗，卒至停辦。現又組地寶公司，在栗頭鎮探鑛，附近農民咸有戒心。有一富農正建新屋及半，聞訊立即停工；因恐地基受其影響，及受水災侵襲。水岩壩去年已受第一次水災，冲倒房屋一百多間，估計損失達萬餘元。事後

災民向縣長及鑛公司交涉，結果只賠償五百元了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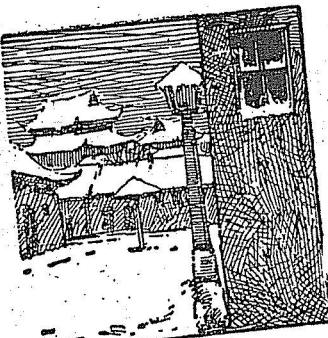
#### 四

資本主義之進步性，與他的消極的黑暗的方面同時俱來。雖然縣長對農民

說『農產不及礦產有利』，真的，一個鑛公司領地數百畝，使用十幾萬元資本去

購買幾副採鑛機器，便每年得到幾十萬元的盈餘。可是這種『有利』與『盈餘』，一方面是對於工人自身並無何等利益；另一方面是對於農民的廉價收用土地，並陷無數農民於失地失業的困苦境地。誠如一個農民所說，『礦產有利是對的，然而利益是被鑛公司的少數人獨占了去；我們不獨未能分潤，而且往往要受其害的。』

#### 關後秀



## 臨武農村的龍鬚席業與織女生活

我覺得有將龍鬚席的產銷情形和織女們的生活來剖述一下的必要。  
我覺得有將龍鬚席的產銷情形和織女們的生活來剖述一下的必要。  
我覺得有將龍鬚席的產銷情形和織女們的生活來剖述一下的必要。

龍鬚席之史的觀察 筆者記得曾在一冊稗史中看見一段楊貴妃苦熱，侍

臣急獻龍鬚席，因此解了熱悶而受重賞的記載。稗史雖不足靠，但亦可知道龍鬚席是有如何悠久的歷史了。筆者也會問過父老們，他們也不知道創始何時，只知道在前清是被當做貢品之一，所以又稱『龍鬚貢席』。爲了牠的質料柔韌勻密，編織龍鬚席成了臨武農村婦女普遍的，唯一的手工業，也就是她們唯一的

收入，自然與農村經濟的關係很大。近來受了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波盪，席價低跌，102689 她們的收入因此減少，他們的生活也就更淒苦了！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農村問題：

102690

織著可免發暑。

龍鬚草的生產與性質 龍鬚草的出產地方不少。臨武本地雖也出產，但質地欠佳。廣西平樂、廣東連山一帶，所產較多而好。其次湖南藍山、宜章各地都有出產。草大如鉛筆芯，形圓而中虛，長約五尺左右，生於樹上或岩壁間。當春夏草長，農民將草割下，放在太陽中曝曬數日，使牠由青色變為淡黃色。如遇久雨則霉腐，並發斑點，那草就不值錢了。

龍鬚席的編織程序 臨武的草商從出產地買回來後，又轉賣給織女。他們的買價每百斤為二元——五元，回來用硫磺燻過，色澤較白，零售時每斤需小洋三角，每百斤值三十元，其利差止倍。織女們在草墟上買草回來，先用木錘將草在石砧上砸扁，繼用石刀刮平，使牠柔韌並發光澤，然後揀選一過，將不勻淨的挑剔出來；這才架上木案，一片一片地編織。她們會織出圖案花和文字，但所用的工具卻很簡單，只有一塊壓石，一枝竹片削成的『穿針』。

龍鬚席的種類與價格 龍鬚席的種類和價格，最好用表排列出來：

種類	民國十九年的價格		民國二十四年的價格			
	臨	武廣	州	臨	武廣	州
寬席	四	尺	二·六一三·〇	三·二一三·八	一·八一二·〇	二·三一二·五
叉	三·六	二·二一一·五	二·八一三·〇	一·五一一·六	二·〇一一·二	
中鋪	三·二	二·〇一一·二	二·六二二·八	一·四	一·九	
窄席	二·八	一·六一一·八	二·三一二·四	一·三	一·六	
叉	二·四	一·四	二·〇	一·〇	一·四	
蓆	一·二	一·六	〇·七	一·〇		
大枕席	〇·二	〇·三	〇·一	〇·三		

小枕蓆	○·一	○·一六	○·〇六	○·一三
帽子	○·一二	○·一六	○·〇八	○·一二
煙包	○·〇四	○·〇七	○·〇二	○·〇五

註：上表長度係以營造尺為單位；價格係以小洋元數為單位。

我們從上表可以看出民十九到民二十四年價格暴跌的情形，幾乎跌落了百分之四十；同時又可看出臨武席商的剝削程度。但是這些席商同樣也受廣州大席商的操縱。

龍鬚席的產量與銷途 產量的多寡，無從獲得精密的統計；筆者根據經營此業的五十餘位席商的營業，來推測一個大概。他們每人每月大約收買六十張寬窄席，二百多張大枕席。每年五十人的總收買數約有寬窄席三萬六千張，枕席十二萬張。依現在平均每張大席售洋二元計，約售七萬二千元；枕席每張平均售一角六分，可售二萬元。其餘市上零售，約萬元左右，總共約售十萬餘元。直接生產者的織女只得半數，即得五萬元的工值；三千個織女來分攤，每人每年僅得十餘元而已。

龍鬚席織女的生活 她們一天到晚不息地編織，只能完成一張小枕席，最多是一張大枕席。編一張『中鋪』席，最少要十天。每天所得的工值，不過五六分小洋，折合銅錢，也三百文。終日辛勤不息，連兩頓飯都不够，只能吃些稀飯、番薯湯、糰子粥之類的下乘食品來充飢吧了；然而日用費又怎樣辦呢？

龍鬚席織女的生活 她們一天到晚不息地編織，只能完成一張小枕席，最多是一張大枕席。編一張『中鋪』席，最少要十天。每天所得的工值，不過五六分小洋，折合銅錢，也三百文。終日辛勤不息，連兩頓飯都不够，只能吃些稀飯、番薯湯、糰子粥之類的下乘食品來充飢吧了；然而日用費又怎樣辦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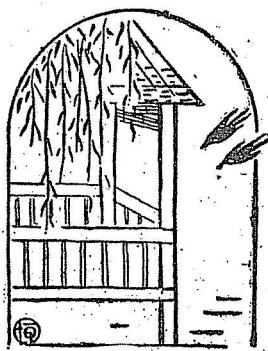
生活問題的不能解決，常常促成她們走上出賣肉體的道路。每逢陰曆四九

日的城市墟期，天未破曉，她們就起來梳妝打扮。她們沒有粉可揀，只會利用破爛的紅紙蘸溼塗在頰上。劉海呢，自然用不起生髮油，她們只能折些野生香草，浸在菜油裏來代替香油，再折幾朵野花插在髮上，自有其鄉村大姑娘的樸素風味。

身上穿一件土布衫，一對乳峯高聳着，提着兩隻天足腋下來一張龍鬚席來到城市。一進墟集，就有一班爲她們的壯健美所迷惑的狂蜂浪蝶跟上，區區搜搜，這是通常現象。你如向她買席，說幾句俏皮話，她是不會斥罵你的。你如更進一步去握她的手腕，如她並不嗔怒，準可以約定地點去談情，幽會。她們爲了四五毛錢的代價，不惜出賣皮肉，那是多麼悽愴可憐呵。

有些織女並不上城來『賣』，卻待席商下鄉買席時候，暗操所謂神女生涯。席商都有自由闖進她們的閨房的權利，爲的她們都將『案板』擺在房內編織。雖則在白天，你要做成『好事』，也是無人會來吹皺春水。好在她們的家長這時多已到田野間作工去了！

自然，織女並不人人如此；但兼操皮肉生涯的實不在少數。因此有許多關心風化的人們，也會提議過禁止婦女攜席來城售賣，和席商逕自進鄉村，入內房以防幹出有傷風化的事。然而事實上要禁止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。她們並非甘願賣淫，實在還是爲了解決生活問題呢！



## 雲南猛戛概況

戴澤錦

猛戛是雲南最西的一個市鎮，與英屬緬甸相連接。過去，這地方是割歸騰越管轄，漸漸因了市面的繁榮，乃獨立改爲設治局，治理地方上的一切行政事件；並且把「猛戛」這個名稱，改作潞西縣。

由雲南的省會——昆明前往該地，需要三十三四天的長時間，才能够到達；在這長時期裏，連一天的休息都沒有。

在猛戛，夷人佔多數，漢族僅有一部份。所有一切生活、風俗、習慣，較之內地，實

有天壤之別。氣候非常炎熱，森林極多，在都市中不會見到的野獸，在那裏卻遍山都是。在農產方面，也有特殊的產物。茲略述其情形如下：

(一) 生活 除漢族外，夷人的生活全與我們不同。如吃飯睡覺，均極簡單。他們所住的房屋，係用竹籬編織而成，室內除掉必需的器物——食具、農具及一柄保身所用的大刀外，就沒有別的東西。因爲他們的房屋是用竹搭，故很輕便；如在此地感到厭倦，可將房屋用具等，抬往別的地方，不需建築，又成家了。他們的性